



利比亚会否“破碎”

利当局不惜用武力回应“自治”

就利比亚东部地区宣布“自治”的动向,“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 7 日说,必要时,的黎波里当局将“动用武力”维护国家团结。

阿卜杜勒-贾利勒 7 日在米苏拉塔出席国家宪章起草会议。在这场经由电视直播的会议期间,他说:“我们不准备分割利比亚。”

“他们应该明白,(外部)渗透势力和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残余正试图利用他们,我们已做好准备结束他们(的这一企图),不惜动用武力。”阿卜杜勒-贾利勒说,“(起草中的)这份国家宪章包括保卫国家的内容,对于国家的未来,它就像一部宪法。”不过,这份“国家宪章”尚未问世。

此前一天,东部地区数千名部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宣布在东部昔兰尼加盆地地区施行“自治”,在行政上独立于过渡委,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存在于过渡委框架内。东部地区还扬言要自立军队。

阿卜杜勒-贾利勒指责“某些阿拉伯国家支持并资助”利比亚东部“自治”。但他没有公开是哪些国家。

阿卜杜勒-贾利勒 7 日的“动武”威胁言论一出,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埃克梅勒丁·伊赫桑奥卢随即发表声明,称利比亚人应“维护利比亚国家团结和领土完整”。

伊赫桑奥卢在声明中说:“利比亚民众应围绕在唯一合法代表‘全国过渡委员会’周围,在这一重要和敏感时期支持过渡政府。”他同时呼吁过渡委“向前迈进,完成民主转型过程,实现革命目标”。

昔兰尼加地区西起利比亚海滨小镇苏尔特,东至利比亚与埃及边境,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重地,在经济上则是利比亚石油富产区。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去年倒台后,利比亚东部、西部和南部的一些部族均曾表达出自治意愿,过渡委则强烈反对这一想法,认为权力分散只会导致分裂。

政治安定难以实现

西方的军事打击可以摧毁卡扎菲政权,但建立一个稳固的新政权并非那么容易。利比亚千疮百孔,过渡当局在政治重建过程中面临一连串棘手难题。

首先,国家面临分裂危险,过渡政府的执政根基受到挑战。3 月 6 日,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宣布,从利比亚中部起至埃及边境的近半国土将实行自治。此举遭到执政当局的坚决反对,“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表示不惜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阿联酋学者阿卜杜·哈格·阿祖齐指出,东部要求的“单方面联邦”是国家分裂的危险信号。

其次,国内面临安全威胁,武器流散和武装派别林立造成的安全缺失是利比亚过渡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卡扎菲倒台后,5000 多个大小武装

组织间频繁爆发冲突。为推翻前政权立下战功的部落要求在中央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而曾拥护卡扎菲的部落则遭到血腥报复,要求中央提供保护。此外,各民兵组织拒绝上交武器接受整编,甚至趁乱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第三,国家凝聚力丧失,以部落文明为基础的利比亚,在“强人政治”倒台后几乎变成一盘散沙,“过渡委”面对乱局缺乏政治经验,忙于四处救火,却收效甚微。

民众寄希望于大选来加快建设国家军队和警察系统,从而有效维护和平与稳定,但计划 6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从名额分配到总理提名都使“过渡委”难以平衡:600 多万利比亚人分属 100 多个部落,利益纠葛十分复杂。

利比亚东部“分裂基因”由来已久

事实上,利比亚东部地区的领导人想要自治,甚至独立,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和政治渊源。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丰富石油的东部地区一直扮演着利比亚“经济奶牛”的角色,而政治上始终被地处西部的首都的黎波里掌控。如今,曾经的政治强人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开始陷入分裂,各路诸侯拥兵自重,地区意识、部族意识抬头。

1951 年,在利比亚伊德里斯王国成立之前,这一国度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是由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昔兰尼加(东部)和费赞(南部)3 个地区构成的一片将近 18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散布着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大小小两千多个部族。部族老人们决定着所有的政治法律和家庭事务,这些部族大部分以游牧为生,生产力低下,民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头脑中的国家意识十分淡漠。在近代历史上,让这些部族真正团结在一起的,是二战中反抗意大利法西斯

侵略和压迫的自发性的民族解放斗争。1951 年 12 月 24 日,利比亚宣告独立,成立联邦制联合王国,伊德里斯一世成为国王,上述东西南地区拥有自治权。从那时算起,“主权”、“国家”、“法治”这些基本的现代政治概念影响利比亚民众也不过半个多世纪而已。

1969 年 9 月,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执政的 40 多年中,对于部族势力,卡扎菲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手段,对南部地区效忠的几个部族用高官厚禄加以笼络,对于其他不太听话的大部族则采取压制态度,刻意淡化部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在卡扎菲数十年封闭、高压的统治下,利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真可谓“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足”,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国家的形态,但实质不过是一个以卡扎菲为首的大部族联盟。

(据新华网)



去年 3 月 19 日晚,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境内的重要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拉开了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大幕。然而,利比亚战争整整一周年之后,虽然西方国家发动利战之目的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垮台早已如愿以偿,但利比亚却远未获得新生。政治过渡仍在苦苦摸索,经济恢复任重道远,宗教、部族间矛盾重重、地方武装割据等现象严重而复杂。

3 月 6 日,利比亚东部地区突然宣布自治,无异于给这个正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国家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全国。对此,利比亚过渡政府曾发出严厉警告,将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干预,以维护团结。各地民众也纷纷予以谴责,并举行反对、抗议活动,反对国家分裂。

但事实上,利比亚东部地区的领导人想要自治,甚至独立,有着很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渊源。如今,曾经的“政治强人”卡扎菲倒台后,各路“诸侯”拥兵自大,地区观念、部族观念、排他观念等迅速而强劲抬头。历经惨痛战争重创的利比亚非但元气未得到恢复,反而却再度面临“碎片化”危险。

利比亚东部宣布自治

据阿拉伯新闻网 3 月 6 日报道,利比亚东部拜尔盖地区(旧称“昔兰尼加”)当天召开会议,宣布将在拜尔盖地区实行联邦自治。此举遭到不少利比亚人的反对,首都的黎波里以及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游行,抗议拜尔盖的“自治”要求,抗议者认为所谓“自治”,其实质就是“独立”,这会“使利比亚倒退 50 年以上”。

当天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公报说,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委员艾哈迈德·祖贝尔·塞努西被任命为自治政府主席。今后两周内将举行选举,选出自治政府成员。

拜尔盖地区范围包括从利比亚中部往东至埃及边境,南部至利比亚与乍得和苏丹交界处,班加西、贝达、图卜鲁格等城市均在这一地区。自治后的该地区将拥有独立的议会、警察部队和司法机构,但在外交和国防上

仍听命于中央政府。

首先,拜尔盖地区提出要实现地区自治,决定由拜尔盖人自行规划当地的教育、住房等民生事业,中央政府则主要负责该地区安全与防卫。分析称,东部地区的自治无疑将会动摇利比亚中央政府,因为利比亚主要的石油蕴藏地都集中在东部,利比亚国有石油公司的总部和多数国外石油公司也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其次,利比亚各地近日纷乱不止,各种枪杀、绑架等案件时有发生,中央政府对国内局势控制力低下。4 日,首批在的黎波里接受新训练的国民军士兵毕业,“标志着革命者正形成体系,肩负起保卫国家的使命”。不过,当地舆论认为,国民军的组建并非一帆风顺,面对乱局,他们很难完成使命。

另据阿拉伯人在线网站报道,目前居住在卡扎菲家乡苏尔特的利比

亚民众认为,中央政府已经遗忘了他们,这使他们处于恐慌之中。文章称,在推翻卡扎菲后,苏尔特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与劫掠,部分武装人员将对卡扎菲的仇恨发泄到苏尔特居民身上。其周边的米苏拉塔、班加西等城市与众多地方部落也对苏尔特人怀有敌意,苏尔特战后重建工作因此进展缓慢,民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在米苏拉塔,由“革命武装”转变而成的民兵组织根本不理会中央政府发出的指令,对前领导人卡扎菲的支持者们采取了残酷的报复措施。

此外,在利比亚的东南部省份,部落冲突也仍在继续,利比亚中央政权对于全境的控制力堪忧。阿拉伯媒体已经在发出思考的声音:利比亚会不会成为阿拉伯世界中“基地”组织政治化的样板?利比亚中央政府的时代是否行将结束?这个国家是否会滑向更大的深渊?



民兵武装拥兵自重

事实上,东部地区的“自治”动作还不仅如此。有消息称,目前东部地区的 61 个民兵组织已达成意向,准备组建自己的军队。东部地区的武装力量在推翻卡扎菲政权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这些武装力量拥兵自重,这构成了东部地区的另一个“分裂基因”。

起初,东部民兵最先挑起反卡扎菲的大旗,但在后来反抗卡扎菲的内战中,尤其是在攻占的黎波里和苏尔特的战役中,西部山区和米苏拉塔的民兵出力最多,西部武装和部族因此同样居功自傲,不听中央政府招呼。

卡扎菲倒台后,软弱的“过渡委”新政权虽然名义上是利比亚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手中一没钱二没枪,既不能约束各地的桀骜不驯的民兵组织,内部又因为权力分配吵得不可开交,面对内战后堆积如山的民生问题、战后重建、社会稳定等难题,这大半年来“过渡委”毫无作为,足见其空有其表,是个名副其实的“跛鸭”政府。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历史上反复证明,在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地方割据必然抬头。

利比亚发生内战之后,大量武器流散到民间,加之利比亚游牧民族的性格异常强悍,好勇斗狠,所以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民兵武装林立,数量一度达到了两百多个。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民兵组织的头领挟枪自重,拒不解散,从“革命武装”变成了影响利比亚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因素。虽然“过渡委”力求平衡各种地方势力,在刚刚颁布的选举法中规定利比亚国民议会选举将于 6 月举行,并把 200 议席中的 60 席给了东部,但这并不足以缓和东部地区被压抑多年的情绪。